

Men's Uno, Cheng Ran (Artist Feature), P313-315, May 2012

men's  
uno



## 程然 沉浸 远离与深处其间

程然的作品带有一种极强的魔幻与浪漫气质。在由知名艺术家杨福东所撰写的展览文字中，这样写道：“程然的影像作品似乎更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他尝试电影、诗歌、装置、戏剧、小说等不同艺术形式，或嫁接、或混搭，并不拘于某一种专用材料的使用，跳跃的，抽离的，更具实验探索的精神，在作品中他改变了原有物质的空间、结构与感知。独特气质让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很难得地在做着自己的尝试，如一个行者。”

棕色格子衬衫/BOSS Orange 水蓝色破洞牛仔裤/ACHT 棕色皮鞋/BOSS Black 棕色腰带/IC'N'C



《热土朝宗》



鬼魂《哈姆莱特》

第一次看到程然的作品，是2009年的夏末秋初，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的一个知名艺术家推荐项目上，展览的名字叫做“沉浸与远离”。其实“沉浸与远离”既可以阐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主题、内容、形式、情感的多层次关系，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带出艺术创作与社会价值之间若隐若现的因果轮回。而且，这种态度在程然的不同创作中，也有着坚持和执著的体现。

当时，在展览空间中，程然建造了一个带有美术馆功能和概念的装置，“时而中断、时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他自身创作进行的跳跃性。似乎，程然在创作中俨然一个略显“孤独”的行者，以影像与多媒体体裁作为创作的主线，其他艺术形式穿梭其中，一直都未曾改变。

最近，在上海Leo Xu Projects的空间中，举办了名为“男孩：当代肖像”的影像创作群展，也展出了程然创作的《希望之屋》，依然是以影像创作缅怀已故英国导演Derek Jarman。当然，在当代艺术创作中，选择一种固有的视角或者呈现方式，有的来自于艺术家创作的信念与心态，有时又能够反映出艺术家较为系统的发展脉络。有些艺术家在创作的纵向维度获得了一些积累和发现后，开始拓展自我的横向维度。在这一点上，程然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负担。

**“选择方式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当时没有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选择往往出现在你最不想选择的时间，我喜欢一个词，叫‘木已成舟’，可能完全能表达关于如何选择、如何持续这两个问题。”**

这样的回答反而使得一些对艺术家“为什么选择绘画而不是雕塑？为什么选择架上而不迎合新媒体？”等等这样的读者和关注艺术的朋友们，减少了很多疑虑与多余的审视空间，艺术家也不至于落入“窠臼之窘”。

这和程然接受的艺术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81年出生，带着80后的标签，200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但凡对于中国艺术教育版图稍有关心的朋友们都应该不陌生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艺术思潮和理论体系地引入以及对年轻艺术家进行跨媒介创作的整体氛围的发现与环境塑造。

程然与多媒体艺术的结缘，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多年前，艺术家杨福东曾经给艺术领域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在其代表作之一的《竹林七贤》系列影像作品中，程然是主演之一。

**可以说，在多媒体艺术的领域中，他的阅历来自于他在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给予他的不同体验。曾经与程然谈到他在创作中所经历的基本流程，比较随性的艺术家更加在意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提炼出的有趣的过程与结果。**

“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流程，当一个想法成为一个流程，可能我会失去对这个想法的兴趣。我也没有固定的形式限制，比如我会用各种设备拍东西，在合适的情况下我会用几十人的剧组，使用电影级别的设备去拍摄，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会用随身带的低画质摄像头的手机，各类家用摄像机，去拍不同的东西，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这是与电影不同的方式。”程然提到了一个创作的细节，“2005年，我还在网上购买过民航监控录像，想看里面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我拍了什么、用什么拍的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空间一段时间或者一件无聊的事就这么被封闭在一个录像带之中，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在近年来的当代艺术领域，随着国际平台构建的日趋完善以及国内艺术家在视野、经验、体验和感知等方面的不断多样化，构成的艺术表述、关联以及引申等日渐复杂，形成了多线索维度的一个巨大系统。

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这一代艺术创作力量慢慢走向对自我认知的完善，艺术被解读和被理解似乎更加背离于直观的体验。当然，在体味艺术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直接感官效应依然无法取代，但艺术背后所涵盖的对于知识理论和情感背景的糅合，艺术家被自然而然带入了一种“不得不成为功能强大的‘杂家’”这样一种有点“言不由衷”的境遇下。

曾经有策展人对于“位于当代语境中的自我观照是否使得年轻人的创作与社会隔绝？或者说社会体验与自我意识的存在感产生了失衡？”进行了质询，程然坦言，“我很喜欢这些问题，但对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会考虑这些，但这些问题还是应该放在这儿，和“没有答案”在一起，这非常好。”他虽然深处在这些探讨不断滋生的系统中，“自我意识”的崛起让他放下了很多，这往往是一种释怀，释怀了许多并不因为艺术家个体的存在而导



致的议论和“被定义”中。

当然，程然也有自己的创作理想。在笔者就创作的观点与其探讨时，曾经带出了关于多媒体作品中的叙事性和概念性之间的两条线索杂糅在创作中所形成的内外与亲疏。程然也从他的创作现状中带出了他创作的期待值：“在最理想的状态和条件下，我希望拍一部9个小时的电影，完全无法控制和把握，任其自然生长，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非常的具体化，这失控并非剧情，我并不认为剧情是一个录像或者电影的核心，而是无法预见的也同样充满期待的‘未知’。这会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计划。‘未来’是无法被呈现的，但好玩的是，我恰恰想去呈现的，就是‘无法呈现’。”与读者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艺术创作的来龙去脉相比，程然给我们展开了一个属于他的自我世界，尤其对于新媒介纵深的范畴而言，更加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天空，蕴藏了不断呈现的可能性和随机性的趣味。

2012年4月中旬，在北京阿拉里奥画廊（Arario Gallery）的展览项目中，程然的创作带入了戏剧情节与凌驾在戏剧之上的更多与观众的理解互动所带来的全方位的多媒体体验上。这个名为《鬼魂（哈姆雷特）》的作品是艺术家2012年新近创作的三款多媒体影像。《哈姆雷特（Hamlet）》对于很多文学和戏剧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在人们解读经典剧目上，理解和发现能够不断地赋予戏剧作品层次感和源源不断的活力。

“我将现代舞艺术和录像做了一次结合，关于《哈姆雷特》，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希望这个舞剧的片段，一半在剧场中表演，一半在水下表演。我想看看所谓的即兴和失控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当然即使有人完全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如果有人质问我的话，我会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5月，在上海Leo Xu Projects中的个展，程然则会借助经典的电影画面去完成影像世界中存在感和创造的主动、被动之间关于平衡的探讨。“我会引用一些经典电影的片段，通过模仿和翻拍去改变隐藏在电影中的核心和立场。如果这算是探讨取材立意问题的话，这不是创造，我只是在一棵大树上用小刀刻一句我想说的话。”

关于这些不同类型、抑或是连背景、个中曲折都截然相异的作品内容之外，无可厚非地能够牵引出程然对创作和素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没有突兀和游离于现实并形成“光怪陆离”地设置观众与作品之间的瓶颈。相反，程然一直在潜意识中强调一种创作和理解的“在场”效应，这就是文章标题的“深处其间”。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坚持的态度，程然的作品线索就是一种能够构建相互作用的介质，它敏感而带有厚积薄发的生命力，源源不断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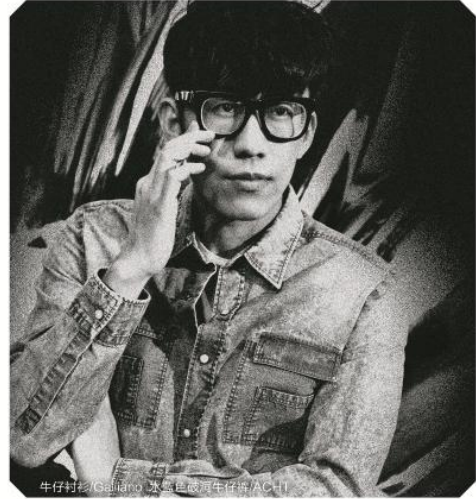
## TIPS

### 装置艺术 (Installation art)

是一种兴起于70年代的西方当代艺术类型。装置艺术混合了各种媒材，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创造发自内心的深处的和/或概念性的经验。装置艺术家经常会直接使用展览场的空间。许多人追溯装置艺术的根源到较早的如杜尚这些艺术家，他们使用现成的物件而非传统上要求手工技巧的雕塑来创作。由于装置艺术拥有上世纪60年代观念艺术的根源，在大多数的装置艺术中，艺术家的强烈张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个特色让装置艺术与传统雕塑的距离又更远了些，因为后者是着重于形式。装置艺术使用的媒材包含了自然材料到新媒体，比如录像、声音、表演、电脑以及网络。有些装置艺术属于场域特定艺术 (Site specific art)，它们只能存在于它们被创作出来的那个空间中。

### 多媒体艺术 (Multimedia art)

多媒体艺术是20世纪诞生的艺术形式，主要包括以计算机、数码技术、录像和胶片技术相结合完成的艺术作品，它既是纯艺术的一种，也是电影、电视、广告和音乐画面的常用手段之一。以数码技术为基点，兼容摄影、录像、视频、声音、装置、互动等综合手段进行创作的“多媒体艺术”，近年来在世界各个领域迅速成长，并受到社会特别是艺术界的关注，同时也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相对于传统艺术而言，多媒体艺术利用了电影、电视、摄影、网络等技术，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场，当代科技的进步积极推动多媒体艺术的发展，具有当代性和时效性。



牛仔衬衫/Galliano 大蓝色破洞牛仔裙/AC11

### mu:请谈谈你最近的艺术项目?

程然：我和几位现代舞演员合作了一个新的录像，关于《哈姆雷特》，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希望这个舞剧的片段，一半在剧场中表演，一半在水下表演。我想看看所谓的即兴和失控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当然即使有人完全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如果有人质问我的话，我会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接下来在Leo Xu Projects要做的录像计划，我会引用一些经典电影的片段，通过模仿和翻拍去改变隐藏在电影中的核心和立场。

另外，为明年的个展项目做准备，我会和作家棉棉合作，做一个网络电台，在每周的固定时段，会播出一些语音的段落，我会讲一个故事，会邀请各种朋友来讲故事或者几个朋友关于某一个话题的讨论，甚至可能会有即兴的直播或者完全无意义的录音。这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项目，因为这回到了一个过时的话题，当没有图像，通过电波和网络，不可见的描述，我们如何看到一段时间，一幅美景，如何想象一个世界。

### mu:创作中如何把握具象与抽象形式?

程然：抽象是个特别美的词，也非常难做到，是另一个世界，当然这样形容太具象了。

### mu:请谈谈你创作行为所构成的媒介特性以及在创作中行为的随机性与设定性之间的平衡?

程然：保持事物的原状，世界本身都是平衡的，造成扭曲和倾斜的是我们自己的改变，如果可以停止改变，一切都会合理，随机，或者说不可预料其实就是永恒。

### mu:创作中遇到的波折或者瓶颈以及在创作中真正发现的自我和启发?

程然：我不太用这个标准作自我判断，实际上自己认定自己到了某种艰难时刻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挺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一个人要设定自己在某一状态中是差的？又在怎样的情景中，会产生“发现自我”的错觉呢？我宁愿去看一部电影，然后中途离场。